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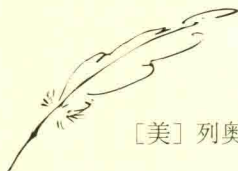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古今自由主义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叶然等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古今自由主义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美] 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叶然 等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自由主义/(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叶然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9125-7

I. ①古… II. ①列… ②叶…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6529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施特劳斯集 古今自由主义

著 者 [美]列奥·施特劳斯
译 者 叶 然 刘 振 林志猛 罗晓颖 王承教 曹 聪 李永晶
责任编辑 王 旭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2.2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125-7/D·236
定 价 8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by Leo Strauss

Copyright © 1968 by Leo Strauss

Foreword by Allan Bloom copyright © 1989 by Cornell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1968

Licensed by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8-570 号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

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

“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 年

中译本说明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古代也有自由主义呢?有论者曾经追溯现代自由主义的古代(尤其是古代中国)渊源,这是否就是古代的自由主义呢?施特劳斯这部题为《古今自由主义》的论文集,并非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古代自由主义。

在施特劳斯看来,古代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故很难说前者只是后者的准备。那么,我们会对如下问题非常好奇:古代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它在何种意义上称得上是一种自由主义?

本书共收十篇文章,前三篇都以自由为题,构成一个系列,侧重讨论古代自由主义,后三篇同样构成一个系列,侧重讨论现代自由主义(居中的一篇亦是作者生平自述,颇值得注意),中间四篇则是古代和中古的经典作品专论。我们会猜测,中间四篇文章所论四位哲人(柏拉图、卢克莱修、迈蒙尼德、马西利乌斯)便是古代自由主义者?

早在2010年,本书便已有马志娟博士的中译本问世。但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不妨有多个译本,故我们组译了这个新译本。此译本中的第一篇、第二篇、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第九篇,已先行登载于其他论著,收入此译本时,各位译者又重新校订过一遍。余

下几篇,以及序、前言、鸣谢、人名索引,则为新译。

本书编辑王旭先生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他同仁为本译稿的进一步完善付出了辛劳,特此感谢。然而,译事艰难,错讹之处,概由我们众译者负责,还请学林诸君不吝赐教(电子邮件可寄至笔者邮箱 yesizhan@163.com)。

叶 然

2018年10月25日

序

叶 然 译

[v]既护短又教条化的(defensive and dogmatic)自由派有时痛斥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制的敌人,这些自由派既不可能容忍友好的批评,也不可能花工夫读施特劳斯写的东西。然而,施特劳斯在这本书中警醒我们,“我们不被允许做民主制的谄媚者,正因为我们是民主制的朋友和盟友”。当今太多自封的自由主义卫士混淆护卫和谄媚,正如太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忽略自由民主制明显的优点。施特劳斯这本书可能会令这两批人都获得如下教益,即:

尽管民主制使自身和属人卓越一并暴露于重重危险之中,而且我们不被允许对这些危险保持沉默,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民主制给所有人自由,故它也把自由给了那些关心属人卓越的人。(页 24)^①

在这本书中,施特劳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暗示了古代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区别,前者直接指向属人卓越,后者则指向普遍自由。但他并不认为此古代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极端对

① [译按]此为英文版页码,即中译本随文方括号编码。后同。

立,更别说认为二者互为死敌。相反,他令我们记起,当代自由派的种种热望(aspirations)根源于西方传统(页 ix),^①而且古人的混合政制观念与现代的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直接关联(页 15)。

施特劳斯在此揭示了,自由民主制如何从我们西方传统的前现代思想中获得有力的支持。^② 现代早期的自由派寻求造就一群负责的选民,是通过以圣经为基础对人民施行宗教教育。诸如洛克、《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密尔(Mill)这样的现代自由派寻求造就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民代表,则是通过以古典作品为基础的自由教育(页 15-19)。施特劳斯令我们记起有关自由民主制的非常复杂的正反两方论据(页 223),但他[vi]知道,我们不可能回到传统的种种贤良政制(aristocracies),它们的伪善曾试图隐藏如下事实,即它们在现实中是寡头政制而非贤良政制,而且它们的统治者并非依据自然高于被统治者(页 5, 页 11, 页 19)。他会令我们记起,依据诸如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杰斐逊这样的现代民主制创立者的原初理解,指向普遍自由的民主制仍然意在成为一种美德政制,甚至成为“一种已经扩大为一种普遍贤良政制的贤良政制”(页 4-5)。因此,施特劳斯确实是自由民主制的朋友,因为他召唤真正的自由派反对败坏了的自由主义,败坏了的自由主义遗忘了品质、卓越或美德(页 64)。

施特劳斯在前两章中关于自由教育的讨论有力地回应了我们新近的争论。我们最好倾听他那有力的申辩,他的申辩论证了当务之急是阅读伟大的书,他的申辩也使我们有能力理解那种路向

① [译按]布鲁姆原误作 vii,今改。

② 亦参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见《政治哲学:施特劳斯论文六篇》(Political Philosophy: Six Essays by Leo Strauss),Hilail Gildin 编,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Bobbs Merrill / Pegasus, 1975, 页 98。[译按]中译文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刘小枫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 330。

的困难和局限。第3至7章有助于人们理解,施特劳斯几乎单枪匹马地恢复了古典政治哲学,而第8章中的批判则继续灼烧我们的社会科学的良知。第9章表明,施特劳斯终生萦绕心头的是他所谓的在他自己智识生命历程(intellectual biography)背景之中的神学-政治困境。在这一章里,人们发现,施特劳斯最深刻地公开谈论了纳粹以及培育纳粹的思想。这一章是必须写的一章(a must)。像这本书其他各章一样,最后一章也镶嵌着奇珍异宝,比如他关于“自我”和灵魂之间的区别的分析,既清晰又令人难忘。

这本书现在成了一部对我们的时代更加必要的经典,因为世界已经朝着他分析过且提醒我们规避的方向走了如此之远。在这本书里,你会见到一位哲人的心智在工作。施特劳斯揭示了,最深刻的严肃——这种严肃不向大众性(popularity)弯腰——是最必要的一件事(the one thing most needful)。^①

布鲁姆(Allan Bloom)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1988年11月

① [译按]《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第[24]页提及“一件必要的事”(the one thing needful)。

前 言

叶 然 译

[vii]在这个地方和这个时代，^①人们把自由主义理解成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出于大多数当下的实践意图，这种对立的划分已经足够。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这种对立的划分并非不具有理论上的困难，而这些理论上的困难并非必然不会造成实践上的后果。人们可以轻易解决这些困难中的一个。大多数人在有些方面是自由派，在其他方面则是保守派；也许没有办法区分一个非常节制的自由派和一个非常节制的保守派。事实上，恰恰是这种观察暗示了，至少存在作为理想类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可是，不论如何，在这个例子中，理想类型相当现实。在这个地方和这个时代，人们广泛认为，一个支持脱贫战争(the war on poverty)^②并反对越南战争的人无疑是一个自由派，而一个支持越南战争并反对脱贫战争的人无疑是一个保守派。

一旦人们考虑到，在这个地方和这个时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么，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更严重的困难就出现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和这个时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以自由

① [译按]1968年的美国。

② [译按]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1964年提出的一项法案的非正式叫法。

民主制为基础,从而都反对共产主义。^① 因此,[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似乎不具有根本性。不过,就如何反对共产主义而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着深刻的差异。乍一看,在最终目标上,自由主义似乎赞同共产主义,可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上,自由主义极其不赞同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普遍的且无阶级的社会,或者用科耶夫(Kojève)建议的修订版本,就是普遍的且同质的(homogeneous)国家,每个成年人都是这个国家的正式(full)成员;更准确地说,成为正式成员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一个人是成年的且非低能的(nonmoronic)人,且未被精神病院或监狱收监。依据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最好是民主的或和平的途径,而绝非战争,换言之,[viii]绝非对外战争;因为自由派并非必然拒绝人民中的大多数人的同情心——或至少是利益——所支持的种种革命。然而,关于这个目标本身,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仍有一个重要区别。每个人平凡也好,古怪也好,不善言辞也好,自由派把每个人批评政府乃至最高领导人的权利视为神圣的权利。

有人也许会说,许多自由派太实用主义,以至于不去追求普遍的且同质的国家:他们会完全满足于所有当前存在的或即将产生的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federation),即一个真正普遍的且相当强有力的联合国组织——这个组织将包括共产主义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不过,这毕竟意味着,自由派追求尽可能接近普遍的且同质的国家,或者说,普遍的且同质的国家的理想引导着自由派。有些自由派会反对“理想”这个词,其理由是普遍的且同质的国家(或尽可能接近它的状态)是务实的政治(hardheaded politics)的必要条件: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这种国家有其必要

① [译按]施特劳斯每次提到共产主义时都把首字母大写,而提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时则不然。

(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必然要求热核战争在未来所有时代成为不可能),此外,发达国家^①(彻底的自私强迫发达国家去开发不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增长也已经使这种国家有其必要。关于自由民主制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既存的张力,自由派相信,这种张力将会松弛且最终消失,因为自由民主制国家的福利主义(welfarism)一直在壮大,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也一直在壮大(因为苏俄国家极其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消费品)。

保守派把普遍的且同质的国家要么视为不可欲却有可能,要么视为既不可欲又不可能。他们不否认,更大的政治单位,而非所谓典型的民族国家,必要或可欲。不管是好是歹,他们确实不再可能是帝国主义者。可是,比如,他们应该没有理由反对一个联合的自由的欧洲(a United Free Europe)。但他们理解这样的单位的方式,可能不同于自由派。一位杰出的欧洲保守派^②谈论过 l'Europe des patries[诸父邦的欧罗巴]。保守派比自由派以更大的同情心来看待特殊的或特殊主义^③的事物和异质的(heterogeneous)事物;至少,保守派比自由派更愿意尊重并维持一种更为根本的多样性,而非自由派乃至共产主义者通常尊重或确保的那种多样性,即语言、民歌、陶器等方面的多样性。由于政治上的普遍主义^④立足于来自理性的普遍主义,故人们经常把保守主义的特征刻画为不信任理性,或刻画为信任传统,传统本身必然是这个或那个传统,从而是特殊事物。因此,保守主义面临[ix]真理统一性的观念所引发的批评。另一方面,自由派,尤其是那些知道自身种种热望(aspirations)根源于西方传统的自由派,并不足够关心一个事实,即这个传统正在越来越为一些变化所侵蚀,这些变化指向

① [译按]前文提到“国家”时使用的是 state,此处用的则是 countries。

② [译按]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③ [译按]当今所说的“特色论”。

④ [译按]当今所说的“普世论”。

他们要求或欢迎的同一世界(One World)。

保守派对普遍的且同质的国家的不信任,根源于他们对变化的不信任,根源于他们的“守旧主义”(stand-patism,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称谓),而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倾向于乐观地对待变化——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仍然比较靠近表面(remain closer to the surface)。自由派倾向于相信,整体而言,变化就是越变越好,或者说,变化就是进步。事实上,自由派经常自称进步人士。进步主义这个词确实比自由主义更好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如果保守主义就像其名字所表达的,是对变化的厌恶,或对变化的不信任,那么,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应该等于变化的相反立场,而非等于诸如自由权(liberty)或自由品性(liberality)这样的实质性事物。

定义自由主义和带有必要的普遍性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在[美利坚]合众国^①尤其困难,因为这个国家^②的生成是通过一场革命,通过暴力的变化,或者说通过与过去断绝关系。在这个地方,最保守的几个团体中有一个自称为“美国革命的女儿们”。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在一个时代和一些地方曾有清晰的含义,在那个时代和那些地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产生于这样一些词汇。在那个时代和那些地方,保守派代表着“王座和祭坛”,自由派代表着人民主权,以及宗教的严格地非公共的(私人的)品性。然而,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如今在政治上不再重要了。我们时代的保守主义等于原初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后来或多或少为一些变化所改动,这些变化指向当今的自由主义。人们可以进一步说,现在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包含的许多东西,与当今的自由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最终拥有一个共同根源。这

① [译按]强调“合众”,故译出全称“合众国”,而非按惯例简化为“美国”。

② [译按]说“[美利坚]合众国”时使用了 States,而此处的“国家”使用的是 country。